



北山小集卷第十二

信安程 俱

賦 騷

採石賦

建中靖國元年以脩奉景靈西宮下吳興吳郡採太湖石四千六百枚而吳郡實採於包山其獲目此瑰奇之產謹為賦云

吳吏採石於包山也洞庭鄉三老趨而進揖而言曰惟古渾渾物全於天金藏於穴珠安于淵機械既發剖蚌椎礦不翼而飛無脛而騁剗山探海階世之競

迺若富媪贅瘤則為山嶽茂草於毛膚包蘄晶於骨

骼與瓦甃其無間何於焉而是索晏子春秋靈山以石為身以草木為毛髮今使

者窺複穴蕩沉沙搜奇礪於洞脚刷巧勢於丘阿呼靈

匠以運斤指陽侯使息波豎江山之嶸嶸積斂閣之峩

峩江淹江上之山賦曰百里兮嶸嶸莫不剔山骨拔雲根貞

女屹立伏虎晝奔督郵攘袂以相睨令史臨江而抗

塵雖不遭於醯沃豈有恨於苔痕嗟主人之不見信

羊牧之猶存何一拳之足取笑九仞之徒勤王韶之始興記中宿

縣有貞女峽水際有石似女子幽明錄宜都建平界有倚石如二人俗謂一郡管郵爭界於此南康記湘源有長瀨其旁石或像人二人名為令史廬令

贈石詩主人雖不歸長見主人既而山戶蟻聚篙師雲屯輸

貞節堂袁氏鈔本

萬金之重載走千里於通津使山以為骨則土將圯

使玉以為璞則山將貧煮糧之客歎終年之無飽諉

玄之老持一法其誰論神仙傳白石生煮為糧嘗聞不為無益則

用之所以足惟土物愛則民之所以淳怪斯取之安

用非野夫之得聞敢請使者吏呼而語曰醯雞不可

與語天螻蛄不可與論歲矧齊侯之讀書豈輪人之

得議三老曰極治之世樵夫笑不設王道至聖之門

鄙夫問而竭兩端野人固願知之對曰上德光大孝

通神明闡原廟之制安在天之靈以謂物不盛則禮

不備意不盡則享不精故金瑰珠琲天不祕其寶樟

楠梗梓地不愛其生而青州之怪猶未足於充庭故
於此乎取之且鑿太行之石英採穀城之文石以起
景陽於芳林者魏明之侈陋也菲衣惡食卑宮室以
致美乎祭祀者夏禹之勤儉也上方罷後苑之作緩
文思之程示敦樸以正始盡情文而事神此固上德
之難名者矣抑嘗聞之西有木夷之羗北有久驕之
虜顧蹠血之未艾乍遊魂而送死方將不頓一戈不
馳一羽矜醜類於煙埃瞰幽荒於掌股庶黃石之斯
在倘素書之可遇抑又聞之三德雖修不去指佞之
草萬國雖和猶豢觸邪之獸蓋邪佞之蠱心猶膏肓

貞節堂袁氏鈔本

之自媵惟屬鏤之無知顧尚方之奚裨故將鑄采石以
為劔凜豎毛於佞首若是則在邊無汗馬之勞在廷
無履霜之咎也穆天子傳天子升于采石之山取
采石焉鑄以成器于黑水之上抑又聞之堯
不能無九年之災湯不能無七年之旱雖陰陽之或
鑿豈開縱之可緩故將放鞭石於宜都回雨暘於咳
丐荆州圖副宜都有石穴有二石俗云其一為
陽其一為陰旱鞭陽石則兩雨鞭陰石則晴抑又聞之扶耒之
子有土不毛抱甕之老有茅不薈富者侈而貧者惰
游者逸而居者勞雖齊導之有柰狡焉而是逃故素
將取嘉石以列坐平罷民於外朝抑又聞之日不蔽
則明川不闕則清聽之廣者視必遠基之固者御名不

傾方披旒而出，黈倮伐鼓而揚旌，蓋蕭牆之戒，坐遠於千里，朽索之馭，蓋危於薄冰，矧四者之無告，尤聖人之所矜，故將盡九山之赤石，達萬寓之窮民，三老悚然而興，曰：聖治蓋至此乎？吏曰：此猶未也。若其造化掌中，宇宙曾次，彌綸兩儀而執天之行，燮理二氣而襲氣之母，此包犧之婦所以引日星之針，縷方將鍊五色以補天，育萬生於一府，既無謝於襄城之師，又何驚於藐姑之處？吾亦與汝飲陰陽之和，而游萬物之祖矣。又何帝力之知哉？

盧全詩女媧伏羲婦引日月之針五星縷

三老稽

首再拜曰：鄙樸之人，聾聵其知，鹿豕其游，竊億妄議。

貞節堂袁氏鈔本

乃今知之

松江賦

鷓夷子皮既棄，越相乘扁舟，携西子，泝東流，方將家五湖，以長邁，屣萬鍾，而不留，放若巨魚，縱大壑，脫若六驥，馳坦道，而挾輕翰，時則八荒收雲，千里一碧，狂瀾不興，遠岫凝色，目盡意往，雲天出沒，引風檣，以悲嘯，趣煙波而不極，於是遇亡是叟，而問津焉，曰：三江之湊，實為五湖地，脉四遠，衍為松江，洶洶渾渾，溶溶洋洋，孤岑連嶂，七十有二，眇若散螺，黛於微茫，五湖之中，大曰包山，風穴晝暝，霜林夏寒，暮煙屯其壘，翠

冬實纍其錯丹麟鶴之所憩蛟龍之所淵山中之人
忘世與年條桑縹緲之下採石明月之灣色山有縹緲
峯明月灣草
衣木茹泊若追羲盤而與還江流之窮是則歸墟王
百谷於一吸環齊州於一區大鵬奮翅於泱泱燭龍
洗光於咸虞由江而下二百餘里布帆無恙尚可以
朝海門而暮方壺雖然善賈者據其會善搏者扼其
吭方趨南則遺北既畫圓而失方今子將攬衆物之
會莫若遐觀乎中央惟是江湖之接二州相望散荒
墟於垤塊識斷岸於毫芒嘗試與子至中流而四顧
陰霾鬱興不辨雲水天高日出萬頃在目者五湖也

貞節堂袁氏鈔本

岡岫相屬如走如伏溟濛突兀乍見乍失者包山也
擁松江之上流窮海道於一葦時矯首而斯盡固可
以訪漁樵而種魴鯉亦優游而卒歲矣吾子以謂何
如子皮曰然務外游者有待樂內觀者無窮吾方以
日月為燭六合為宮參天地以為友從四海之諸公
乘雲氣御飛龍指包山於遺礫視五湖於一鍾松江
之勝又安能芥蒂於曾中乎

後松江賦

程子既為松江賦假鴟夷子皮設亡是叟以為詞是
夜夢有夫頽然而長鰲色而脩髯叩舷而稱曰松江

之勝吾子之詞侈矣然子亦聞吳越之遺事乎唯而
峇曰長橋卧波截江之衝飛欄疊架排霧行空萬景
所會而垂虹屹立乎其吾嘗登垂虹顧二渚尚想中
夫霸國之爭雄方其殘忍烏喙差耕石田禍起腋下
謀藉悟先則吳陣江北越軍江南殺氣朝合軍聲夜
嚴銜枚北渡奮為兩翼方風馳而霧障頓雷轟而電
擊吳卒麕潰江流赭赤畢夫椒之世仇償會稽之膽
食於此盖夫子之雄績乃自太湖過橫山亂越來之
溪登姑胥之臺弔亡國於游鹿指血化於黃埃挽餘
艎以凌江卷旌旗而南歸則夫子於此退身行意揖

貞節堂表氏鈔本

勾踐而長辭盖與夫咎犯之貪天子推之獨賢歌龍
虵而激憤塊然與槁木而偕燔者不可同日而言矣
閒者五季焚亂錢鏐崛起蕪據都會乃淮浙之必爭
徐約先拔孫儒繼焚彼得之不能以歲月守我守之
不能以歲月寧則江之兩厓相為二城鎮威武之名
境遏淮南之寇兵實用武者之所憑吳越錢氏時謂之
南北兩城防遏所版
圖入朝置為縣治畫井疆設群吏臯畝棊別居廬鱗
次帶以千尺之橋捍以百里之塘舟輿所通樓觀相
望曾城邑之幾時翳喬木之蒼蒼矣吾嘗嘆曰一江
方東雖逝不流閱事之萬變去莫知其所適而來莫

北山集卷之五
知其所由今之松江其昔之松江耶抑夜半之藏舟
失萬世於俯仰盡賢愚於一丘夫子亦嘗弔扶眼之
忠魂而訪伏劍者之靈游不乎子皮不對顧謂西子
援琴而歌歌曰霏雪紛兮雲霏霏帶長缺而佩寶璐
兮子安適而不歸歲晚晚而將暮矣路既壅而中迷
嗟二子之不返折疏麻而搴杜若羗搖搖其遺誰餘
音未息遽然而覺棹頭載歌付千古於一笑

神遊賦 紀夢

恍余躡乎石嶺兮羗人陟乎山巔揖崔嵬之重嶂矣
睇崖谷之陳前曾草毛之無有兮削蒼玉其鈎聯望

貞節堂表氏鈔本

芝崑之中窾兮錯幡幟之駢懸與器御而皆世兮匪
懸繒而攻鏑廻回眇以下屬兮蔽穹室之洞天萬山
攢屹乎其中兮倚恠玉之瓏鑾色零壁而翠澤兮質
壺口之鏤穿發紺采以眩目兮霽冲融乎紫煙前子
瞻乎峭壁兮下欲墊乎重淵既駭視而芒瞶兮神懼
惚而連卷旁一人之山立兮若翫籟之儒先意飄飄
而振衣兮效珠琲之微言更矯眇以冥索兮顧謂余
而口傳余方若觀伯昏之不射兮已遽然其默存一

人之山立蓋夢中所見東坡蘇翰林也後五年游宜興張公洞崑洞境物了如昨夢時東坡去世累世矣

懷居賦

士而懷居弗可以為士矣蓬桑之志見於始生誠以
歲月不可以坐失力命不可以偏廢此古之聖賢所
為汲汲遑遑者已余轉徙四方實自始生之年今茲
二十有八年矣上不得謀道下不得為貧內外無所
營如病狂東西走者又三年矣旦暮將適東慨然有
疲荼之數夫天地之大春直而冬冥昆虫之微晝動
而夜息余人也役役曾不得少休則其懷一日之安
亦人之常情也賦曰歲作噩兮招搖指辰戒余舟兮
東征抱衾兮夜喟接浙兮晨興逐飛檣兮無帶擁敝
裘兮懸鷄山之連兮蒼蒼水之馱兮潏潏我初來東

貞節堂袁氏鈔本

兮茅甲始折兮之還兮甲者奮而茅者榮顧四時兮
幾何嗟汲汲之園清天囿余兮不釋亦馳驅而靡寧
余生魏而長吳兮間蓬轉乎四方既僑食乎岐隴兮
又薄游乎宋梁躡龜岑之竒兮酌桐江之清弔采石
之英兮叩瀟山之靈由祿亂以迄今兮與日月而競馳
曾謀食之不遂兮豈云道之敢營異匏瓜兮可繫美
侏儒之太倉懷鉞刀兮一割感二鳥之寵光耕兮不
足以卒歲仕兮不能以安親徒遑遑兮羈旅操危以
兮若零亂曰稟氣不嫻命不偶兮進以分寸退尋丈
兮三年以仕七年飢兮齒髮日長將及壯兮才非卧

龍誰三顧兮名謝文虎無三書兮

孔明相玄德及韓愈登第時皆年二十八矣退之登第時

又謂之龍虎榜

笑長年之貧賤兮悼道德之初心託妻孥於昏

友兮奉親闈以北南恨宇宙之浩莫兮茫不知乎安

止仰浮雲之蒼漭兮望白日之駸駸吾窮死其無憾

兮豈為余而呶嘈也

小山賦

為鄒至元侍郎作

回崔嵬之千嶂兮曾森萃乎中唐厝瀟廬之峭極兮

烈浩漫之湖湘仰炎曦之翕翕兮俯霧雨之蒼涼微

風而過淪漪兮激珠琲而激琳琅擢含冰之含姿兮

氣已蓋乎千章灌江籬與叢桂兮蔭草樹之幽芳暘

貞節堂表氏鈔本

禽顧而下息兮游條鼓鬣以洋洋儼高堂之隱几兮

一與之為徜徉望磴道之回折兮轉陰岑而入杳茫

念平生之遠遊兮寄一戲於何鄉或曰先生其猶未

耶何樂此一簣與坳堂彼烏知夫子之達觀兮固已

行天壤而隘八荒以百世為旦夜以千里為尋常濯

足洞庭之波晞髮南衡之陽眇雲海之變幻吊蒼梧

之有亡曾曳屣而徐歸朱顏渥而瞳方撫環堵之大

圃味藜藿之牛羊視岑窪與溟沕等微塵之集毫芒

顧何有而非幻又奚小大之足量哉

臨芳觀賦

政和七年春蔡州作臨芳觀于牙城之
上太守翰林葉公也俱為之賦云

覽飛霞兮鼇丘翮乘風兮下游觀豫俗兮安舒弭霓
旌兮少留哀天孫之錦裳戲毫端兮組繡協驅陳前
兮萬象付心宰兮鍾鈎撫曾城兮坐敵睽山川之曠
脩蠹連雲乎蜚觀夏暈檐兮上游席沉息兮南榮帶
汝穎兮雙流仰晨宵兮闔闔寄心馳兮北眸俯動植
兮欣榮繁童耆兮休休眇桑麻兮牟稷藹平臯兮廣
疇嘆臣力之何有歸鴻雁乎帝猷方青春兮浩蕩落
斯成以旨羞揭臨芳之高顏聊託物兮優游面柴潭

貞節堂表氏鈔本

之瀉衍被璫錯兮華洲森號風之僵木曾豐艷兮敷
柔知造化之神駿寧與物兮為謀等孤荻與叢蔓何
此思兮彼仇紛游鱗翔與羽亦乘和而出幽蹇羈鵠
兮將鳴見有生之王去囚閱芸芸於過目澹無心乎
獻醜念千古兮一眴經向來之樂憂笑東門兮黃犬
異晉國之青油映奇功於劍首謝酣寢於矛頭想平
輿之二龍匪厚置兮可蒐豈堪崑兮無伏羗莫挽兮
誰併要平曳塗之靈介勝泣河之鮑脯緬勾吳之旅
人守冰墟兮海陬聞凌虛之傑觀悅夢寐兮將求慙
贏糧而即之嗟道阻其奚由儻從公乎嶠廓挹浮江

之長衰協覽熙熙兮無外同春臺兮九州寫登高之
遐素斯可以補由庾而賦何尤也

獻占

余數竒多故常有意外之慮春秋輒問占於筮人以
知一歲之衍忒春占遇蹇_三之咸_三秋占遇蹇退而
嘆曰物固有有足而不得行無心而能感者枯草豈
欺予哉作獻占我從筮人訊之占只分策定卦遇蹇
之咸只曰此蹇險在前只不利東北利西南只遠險
無咎近則愆只矧其乘之蹶以顛只子行實難良未
爽只若臨巨川無舟梁只苟惟載之冰崢嶸只太山

貞節堂袁氏鈔本

屬天登無車只鷄栖或存雪塗塞只孟鳥更輓莫進
寸只匹雛倚之墮千仞只蓋其貞則良悔則坎只止
以有待毋乘險只若將終身勇於不敢只苟當於位
無心而感只子休始乎遯以無憾只我惟厥占體則
宜只我行孔艱孰其尸只凡人之生無巧愚只與接
為犯名唯其逢只遇合則吉疇則凶只適成則智敗
則庸只竊鈎者誅竊國封只注金則拙注瓦工只直
木先伐材之災只不鳴之烹反以不材只畫蛇於地
惟敏之求只有加其足以敏為尤只墜鼠中去會被
深仇只黜蠅非意得妙賞只宋人之瞽福於患之狼

子之葬承其反、橫海之羶制螻蟻、只伏鷓之卵為只、
豺虺只探物囊、筍猝然失、只志禽雲漢、往則克、只引
之或墜、抑或伸、只戚之或疏、仇或恩、只同生並處、為
參辰、只絕域異世、為金蘭、只或設王道、目飛鴻、只或
相狗馬、喜見容之一言、意合澤六宗、只歷說白首不
羸其躬、只外物不必古、則然、只有生之變、不勝量、只
君子所蹈、惟其常、只反身脩德、器則藏、只進不如需、
健以光、只退不為困、揜以剛、只靈著之告、亦孔之明、
只利見大人、得中行、只

廣游

貞節堂袁氏鈔本

猗有生之若浮、同一世之泡露、汨東西與南北、顧何
適而非寓、咨余生之時、甚與日月而俱、鶩雖突黔之
不暇、固無異於衆庶、抱天囚之三捷、縱跣足而安憩、
豈斯遊之敢成、奚隗始之云慕、非多財於什一、逐陶
猗之故步、安饑寒之分、定寧伋伋於責、富失佳時、於
壯齒、度迅景於脩路、倏秋空之沉寥、感候蟲之在戶、
盍圖安於容膝、休微躬於歲暮、假故人之敝廬、就寸
祿於吳下、耳閭閻之竊笑、類鴻乙之來去、浪十年之
不居、何衰頹之猶故、覺今昨之皆非、均後前於一倨、
念委靈於冲和、豈坐耗而待仆、老筋骸於伏櫪、汗鋒

鏗於齒腐從五窮而不置信厚薄之殊賦仰圓穹之
蒼蒼豈唯我之為惡諫力命之有制矣是非之足語
聊兩忘乎物初覽四海之風馭

懷忠并序

顏公之節不待淮西而後顯此中人以上曉逆順立
然諾者槩能之非公之所難者而其忠義之信乃在
於從容食息之間常有愛君憂國之心不以顛沛易
其操蓋所謂招之不來麾之不去如古社稷之臣者
方開元天寶時天下久無事縣官自視有泰山之安
獻替可否之論不復至於朝廷一旦有緩急相與比

貞節堂袁氏鈔本

面臣賊者皆前日高車大蓋出入廊廟都俞和附之
人而伏節死義之臣顧出於疏遠無間之地其隱然
以孤城抗賊鋒者顏氏弟兄而明皇末之識也向使
數人者用於朝義冠緩帶而胡人不敢謀矣惜乎公
之壯不得為彼以名一代之良臣不幸白首至大官
更肅代德宗世政益紊憂益深雖搶攘版蕩之際而
常持憲秉禮尊王守官曾不為少貶其 之意豈
惡安逸而樂羈危誠忠義激於內也公之言行益危
而疾公者益急自乾元後連斥醜地歲歷十二辰走
半天下中間還之朝席未及煖又撲被而南矣觀其

愛君之心如伯奇申生孝於親逐之不忍去讒之不
知避之死而無二也忘者知其流離窮餓不足以懲
也則委之豺虎甘心焉其勢必至於此蓋無足驚咤
者詩稱仲山甫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又曰柔亦不茹
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禦而漢唐末流至假明
哲以自便方以柔順緘默為賢烏在其剛不吐也且
詩胡不曰既柔且默以保其身哉夫唯明不足以燭理
哲不足以知人而當山甫之任其得全身者幸也若
公之見善勇義殺身成仁其於輕重取舍不既明且
哲乎其所以保身者固存也不如是則是關播盧杞

貞節堂表氏鈔本

之全合於山甫之美而賢於顏公之節矣余游吳興拜
祠下肅然想其餘烈退為文以頌之名曰懷忠上言公
窮而無悶故能從容是邦適其適而紓其憂遠而不忘
君故其憂未嘗不在王室也中言公不能與世浮沉卒
放棄窮極見笑於頑佞之夫下言公之精誠當與天地
長存雖死而不忘也庶幾千載之下幽人志士尚能薦
芳洲之蘋酌茗谿之水歌此辭以祠公云其辭曰
返吾輶兮巴山釋吾權兮揚灩澦晚兮道阻脩望
長安兮未還聊駕言兮出遊攜美人兮山之幽撫雲
霄兮遐觀恨辰莫兮淹留誅葦管兮出秀寄雅志兮

北山集卷之二
巖正舉春洲兮白蘋擢青桂兮冬榮野無人兮誰芳
君不御兮安薦予之潔誠抱沉憂兮永嘆障西風兮
夕塵其一

辟食兮候君朱輪兮塞塗世以是為得兮胡不能飽
妻子而全軀狙利兮抵熾鈎時君之頻笑兮於睫與
眉世以是為才兮胡獨徑行而不回豈形群而情異
兮何惡逸而幾危紛肩摩而輾結兮誰不乘君車而
衣君衣奚獨好乘而多事兮耻時之不堯舜與臯夔
羌以生而易義兮幾何而不謂纍之狂癡其二
孤蠹兮蠅營夜慚景兮晝畏人生奄奄兮悵悵曾無

貞節堂表氏鈔本

知兮害塵展伊人兮超然何虎兕於甲兵忠為骨兮
義以為軀元如生而血為碧兮信前修之不誣髮之
鬢兮蒙茸顏如丹兮渥腴雖錮九泉而壓嵩岱兮亦
將馭飛龍而撫八區與日月兮齊光極河漢兮爭流
左吾颯兮洪崖右吾颯兮遠遊尉我人之思兮儻復
過峴山而稅蘋洲悵神交兮千載覽陳蹤兮夷猶其三

臨池并序

庚申十月丙申予夜夢至一臺上棟宇宏敞或出法
書縱觀蓋嶽麓真迹又一種云是鍾王絹素極塵暗
顧堂板上壁明淨因大書其上書所謂不令執簡候

亭館者觀之似不減傳師令字尤覺精采逼真意頗
欣然念欲以絹素好書遽寤則已營度賦句在口心
開意朗思如湧泉衰年乃猶有少時情思竊自喜也
因索燭疾書之紙將以示同好云

若夫敞晴日之軒窓臨惠風之池閣山樾陳几海珊
置格濯玉海於清泉飲霜毛於松壑滄玄雲之靈霽
散晨鴉之紛泊舒白蠶與烏絲弃木麻之凡惡指鷄
羊之獬廌羅象犀絲錯指實無間掌虛似握乍手之
和而筆調亦神凝而慮却出重匱之深藏發脩梁之
祕鑿還神明之舊觀鄙元和之新脚初鳧戲於汪洋

貞節堂袁氏鈔本

俄鴻驚於寥廓軒軒跨海之鵬冉冉遊雲之鶴煥出
水之芙蓉韻繞梁之清角賓主揖讓陰陽磅礴雲澹
煙霏崖崩石落波三折而導送勢千鈞而沉着紛舞
鳳之參差駭怒猊之噴薄八分聊使於張軍掘筆寧
甘於示弱百金論價以猶輕十部推賢而不忤竦危
峯之障日矯孤松之秀擢異婢子之差澀絜舞姝之
婢約婉如援鏡以笑春勁若劔揮而弩彊峭快若吳
興之童稚退縮匪深山之鄙樸居然王謝之風流儼
若帝皇之護蠖登山逶迤於嵩華臨陣回旋於駘駘
籠鶴無憚於空群寶劍不虞於詐略逍遙散聖之禪

北山集卷十二
窘束毗尼之縛紛異態而殊能有彼餘而此礙天然
則不擇而能精積習則有資於力學踐鐵闕以屢穿
仰天門而苦卓嗟余老以纏痾方捐書而靜樂顧志
在而力疲徒心勞而夢靈嗟土炭之殊嗜笑偃蒙之
善謔雖習氣之未除羗才疎而技薄與畫史其何殊
眩精神於幻藥本變現於吾心浪妍媸而喜愕苟戲
好之猶存庶猶賢於弈博當知鏘金入木辭華雖照
於荆相二妙一臺筋骨終慙於張索也

北山小集卷第十二

貞節堂表氏鈔本

北山小集卷第十三

信安程 俱

論

老子論一

古之聖人退與道冥則雖介然之有有所不受出與
道會則雖樊然之應有所不辭故可道之道以之制
行可名之名以之立言至於不可道之常道不可名
之常名則聖人未之敢以示人非藏於密而不以示
人也不可得而示人焉耳凡天下之可道者皆有行
地而道常無為凡天下之可名者皆有儀則而道常

無名竊嘗以謂將以思而得耶是則思也非道也將以行而至耶是則行也非道也以有為可以為道乎則火馳物絃皆為道矣以無為可以得道乎則枯株塊石皆得道矣然則常道果可道乎以道常為有則謂虛空不用之處道不在焉可乎以道常為無則謂萬物並作之際無資於道可乎以為大則不見其體以為小則莫知其邊然則常名果可名乎聖人以為道果不可以示人也則其制行立言可以示天下迤後世者亦其次焉而已故西方之聖人其所示見設為乘者三演為分者十二命之曰教若夫傳於教外

貞節堂袁氏鈔本

者則其不可道與不可名者也中國之聖人祖唐虞憲文武以訂詩書禮樂之文命之曰經若夫其所以言猶履之非迹者則其不可道與不可名者也故老子著五千之文將以示天下迤後世蓋非退與道冥而獨於己者故其發言之首以謂可道之道可名之名者五千文之所具也故其言有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且道而已矣又何法焉老子方言域中之大而道居其一則所謂可道之道者域中之大也若夫千聖之所不傳者不可得而言也不可得而言而終不言其槩乎則人將畫矣故姑亦寄之於

常與夫自然而已所以微見其旨也

老子論二

天地人一原耳天之所以為天地之所以為地人之所以為人由有物之初終宇宙而常存者固同而天地之能長且久者形與之俱而人獨不然何哉天不知其為天地不知其為地其確然而常運者孰推而行其隕然而常處者孰止而安然有形者於此乎麗有生者於此乎生彼曷嘗弊弊然以長久為哉今一受其形而為人則認以為已曰人耳人耳謂其養生不可以無物也則騁無益之求謂其有身不可以不

貞節堂袁氏鈔本

愛也而營分表之事厚其生而生愈傷養其軀而身愈病其不為中道夭者亦幸矣嗚呼人固可以與天地長且久而獨中道夭者是自生之過也衆人常欲先人而未嘗先人衆人常欲存身而適足以喪身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隣後其身如此而執道全德物莫尊焉不亦後其身而身先乎形可使為槁木心可使為死灰外其身如此而深根固蒂物莫壽焉不亦外其身而身存乎夫何故非以其不私其生故耶老氏之旨如此而未之思者以為黃帝老子之徒率畏死而求長生者豈不惑哉夫人而無生道安所載然

世之喪其生者蓋反以有其生為累有其生者且猶
老氏之深戒而謂其外於道而求長生乎未之思也

老子論三

萬物之變莫大乎死生人之為道超然於死生之際
則無餘事矣生果來乎死果往乎以生為實來則吾
之所從來者宜可知矣南北即東西即上下即審不
可以言也而謂之實來可乎以死為實往則吾之所
從往者宜可知矣心即物即人即天即審不可以言
也而謂之實往可乎然則吾之生也前不知其所起
後不見其所斷貫萬古而湛存者常然也然後曉然

貞節堂袁氏鈔本

知我之未嘗生未嘗死也將以奚為死地哉且宇宙
耳而日月為之晝夜陰陽為之寒暑代謝為之古今
要之宇宙實有是紛紛者乎人之於生死不異於此
夫生者死之對而老子以為善攝生者無死地何也
蓋有生也有滅也方生方滅方生此猶高下長
短之更為終始亘萬世而無窮者也然則有生之生
者固滅之對也若夫不生之生不與萬化為偶是實
萬古而常然者也是我之所以為無死地者又何
兕虎甲兵之可噬而殺哉雖然生非我有也我亦無
有也無我亦無所也安得有夫生哉亦曰攝之而已

攝者假而有之之謂也攝生以御萬物萬物攝於吾之一攝生以應萬化萬化攝於吾之虛是則以無厚入有間豈不恢恢然有餘地矣何缺折之有哉

老子論四

衆人之過易遣聖賢之疵難除營欲戕性取舍滑心衆人之過也衆人之過大而有迹故其遺之也易以覺為礙以解為縛聖賢之疵也微而難知故其除之也難事之過顯理之過微以物為病顯以法為病微屑金雖貴以之入眸則四方易位矣揚塵雖微以之翳空則天日盡暝矣然則理障法病可勝疵乎滌除

貞節堂袁氏鈔本

貞節堂袁氏鈔本

元覽蓋謂是也覽者見之謂也不曰觀而曰覽何也觀猶有作而覽則若鑑之見物而已所謂元覽聖人之所謂獨見也者聖人之所以見曉者也人之有是元妙之見而不除之是為解縛其過也不似於屑金之眯目乎滌除元覽而即非滌除則無疵矣滌除元覽而存滌除之見是為覺礙其為疵也不似於一塵之翳天乎天載魄抱一則形合於氣矣專氣致柔則氣合於神矣三者渾而為一則其為元覽不亦至乎又在滌而除之耳如是則在己者至矣備矣可以愛民治國而無為矣以百姓為芻狗所以愛民輔萬物

之自然所以治國淫其性傷其生亂其經迷其情而
可謂之愛且治乎出而應夫愛民治國之違則天門
開闔以示夫出入利用之權明白四達以游夫六通
四闢之道然而未嘗不退然為雌泊然無知也是其
所以謂之元德

老子論五

聖人以道治天下則六合之內五方之民可以一舉
措之聖人之域特在反手之間耳雖然聖人不傷民
固也而能使鬼神亦不傷人何哉蓋人之在道道之
在人猶魚之在水水之在魚也亦何生死之辨乎方

其以道治天下天下之民其生也泊焉所以善其生
也其死也寂然所以善其死也寂然而已鬼得安而
神乎然真者其所歸也寂者其所樂也而謂之不神
可乎其所以神者如是而有能傷人者乎民之生也
如彼及其死也如此尚安復有靈響崇厲之為哉或
曰聖人神矣然亦安能舉天下措之聖神之域如是
速乎曰地之不同而同於生其種之舍於地也人未
見其生也時雨既降芒然雜出使地而無種則已有
則必生人而無性則已有則必化聖人非時雨乎晝
盡夜昏六合同其昧日月既出赫然並照使物而無

問則已有則必明人而無性則已有則必開聖人非
日月乎是以古之覺人其所滅而度之者以億萬無
量計則聖人之所以使人生而不傷其生死而其鬼
不神舉天下而化之者何以異此斯神也其有傷人
者乎嗚呼惟常善也故能救人無弃人救物無弃物
有為之善其能爾乎唯無積也故能為人已愈有與
人已愈多住相之施其能爾乎推是道以濟天下而
度群生亦何儒釋老之分哉故老子於二經之卒章
言其所以推而濟物者如此

列子論上

貞節堂袁氏鈔本

混沌之初不生不化者存而生化之萌具乎不生不
化之內天地既闢萬物並作未有一息不由乎生化
之運未有一物不因乎生化之機唯生也而有不生
者為之宰苟無不生者生生則生有時而盡矣唯化
也而有不化者為之用苟無不化者化則化有時
而息矣然則六合之內有形者孰非生有事者孰非
化捨夫生滅變化則亦無可言矣此列子所以首言
生與化也首言生與化者以謂吾之所言之理所寓
之物無非生滅變化者且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機者何也生化之門也生化之門者生生化化萬物

之奧也天下之生與化不勝言也則舉夫生死之大化而已物有以形相禪者則化於顯物有以生受化者則化於陰翹之為鷄蝶之為蟲燕之為翰之為蛤獲此人之所見也是物之化於顯者也程之生馬馬之生人天下豈有是哉此死於此而生彼者於是物之化於陰者也是釋氏所謂輪迴是也儒者所謂忽然而為人化為異物者是也若榮啟期林類安於生化者也杞國之人憂非其憂不安於生化者然則不通乎生化之道而欲究列子八篇之書有不為孟浪逕廷者乎則亦茫然若臨太山而窺滄海矣

貞節堂袁氏鈔本

列子論中

天地託於虛空之中萬物含於天地之中既有生之者安得無窮昔者未始有物既而天地萬物雖然乎其間此亦何自來哉安得不為之幻有形之物會歸於壞及其壞也豈非幻滅而夢覺哉天地之間造化之密移也日月之迴薄也風雲之振蕩也誰其使之而一息不留也今之天地日月猶昔之天地日月乎其亦逝也不可得而知已非幻而何上古以來墳典之所記三王之所成歷代之所爭誰其祛之而廓無餘迹焉非夢而何豈唯此耳朝昏古今也寤寐生死

也昧者直以覺為真是而夢為真妄審為是也可得
執而有之乎其所以異於夢幻者幾何耶故列子言
周穆王之執化人之祛以遊中天之臺彼以數十年
也而默存無幾耳及其寤也嚮來之樂可復得耶嚮
來之處可復追耶然則人之化於化也何異此哉覺
有八證夢有六候以言晝夜之通為一世也夢覺之
通為一妄也飽則夢與飢則夢取陽則夢火陰則夢
涉因也以言流轉大夢者其受化浮沉未由不有已
也西極之隅阜落之國尹氏之僕鄭國之人以言其
夢覺真妄苦樂是非之無定在也然則宋陽之妄不

貞節堂袁氏鈔本

猶愈於覽昨夢以為是逢氏之述不猶愈於執諸幻
以為實者乎觀燕人之悲發於妄境則知世俗之不
為同行之笑者幾希嗚呼列子之於性命可謂盡矣
彼直以天地萬物為一夢幻豈夸言哉

列子論下

夫將以祛有情之累言雖過而不為疵者唯聖人能
之楊朱一篇其大槩所以祛情累也故其言公孫朝
之溺於色公孫穆之湛於酒而鄧析謂之真人端木
叔放意所好無不為也而段干生謂之達人且馳域
中之論則檢身言於縱欲究域外之理則有心於善

不如無心之不善也吾無心矣安知善不善之所在乎滑欲與世俗之情也有心於德賢者之情也俗膠其迹而累於情等耳蓋存世俗之情以繕俗固以泊其真矣而存聖賢之情於曾次亦未得全其真也唯庸聖之情俱盡則亦循循常常與塗之人同耳善乎其言晏平仲問養生管於夷吾也而夷吾以謂勿墮勿闕肆之而已嗚呼此真人之所以浮遊於日用者也夫飢而欲食寒而欲衣困而欲瞑此可闕乎此用情乎然則耳之所欲聽目之所欲視鼻之所欲臭口之所欲言體之所欲安意之所欲行吾亦如是而已

貞節堂袁氏鈔本

矣又何累焉由此觀之則其以朝穩為真以端木為達其言之雖過而不為疵也審矣雖然論而至於此後之儒者有以斯言為罪者矣若夫以余推列子之心而識余之意則庶幾乎無罪焉

莊子論一

情存分量者不可與聞廣莫之言智辨是非者不可與遊兩忘之境天地內外非可以情度也而局於分量者昧焉萬物紛紛非可以智盡也而膠於是非者惑焉唯我與物同遊乎無極則又安覺鵬鷁之為二物哉莊子所以發端於是也夫世俗之情耳目之所

安心境之所熟則雖神奇怪譎而不以為異也至夫耳目素所未接心境素所未嘗則雖常流至理未有不驚而惑者豈唯驚而惑也有不為胡盧而笑者哉一鳥之背而幾千里一息之飛而九萬里世之所未見世所未見則局於分量者之所驚而笑也然天地之外固有大於是者不可知也而世俗徒以區區心目之所屬而臆計天地之外則其莊子於之言亦若是驚且笑矣鵬之負青天鷺之檣榆枋其為逍遙一也世俗之情必大鵬而細鷺也屑屑乎小大之辨則是非美惡高下長短擾擾起矣其於莊子之言焉能

貞節堂袁氏鈔本

涉其流而化其道哉故善觀莊子之言者能於此而悟其將則三十篇燿然冰釋矣於此而驚且惑乎彼方情存分量而智辨是非矣安用莊子之言為哉

莊子論二

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內篇言夫內外篇言夫外雜篇者合內外而言之也雖然內者外之源外者內之出也庸詎知吾所謂內之非外外之非內耶故內篇終之以應帝王外篇終之以知北遊雜篇終之以天下內篇而終之以應帝王則知湛然常寂者是其所以通天下之志者也外篇而終之以知北遊則

知其芸之作復歸於根擾擾之緒畢反於一也雜篇而終之以天下則知孔子之書終言堯舜之事老子之書終言小國寡民孟子之書終言禹湯文武者皆是莊子之微旨也夫力不足以舉天下則不足以用天下道不足以小天下則不足以宥天下舜唯其視天下猶敝屣也故能運天下於掌伊尹唯其囂然自樂於畎畝也故能一舉而造商而昧者直以莊子為漠然絕物而與拔一毛而不為者同是烏足以為道也道無形也體之者人卷而懷之無一毫舒之足以濟天下此天之所以賴於道也雖然應物而濟天下

貞節堂袁氏鈔本

者聖人之所以成焉者也然其出而用者聖亦人之未耳善乎其言徐無鬼也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與之言相狗焉而武侯大悅也蓋徐者與夫疏疾疆梁者異也鬼固幽矣又曰無鬼幾於無迹也然將與物交必出乎幽而因乎理故固女商而見也女者靜而不以外傷內物求無從應者也商者通有無以資物者也故為無鬼之先而見魏武侯也魏武剛大之謂也出乎幽深因緣以應夫剛大故必有合所以武侯大說而笑然無鬼所以應夫物者曾不用其糝糠土苴故特言狗馬之德而足以說之如此余故曰應

物而濟天下者亦聖人之未耳

莊子論三

孟子之稱孔子曰集大成其言曰集大成者金聲而玉振之也始條理者聖之事也終條理者智之事也聖譬則力也智譬則巧也然後知莊子所謂聖人之道與夫聖人之才者判然白矣莊子所謂聖人之道非孟子所謂聖歟莊子所謂聖人之才非孟子所謂智歟道可以學而至才非學而智也譬之鈞石之弓可以歲月習也進退弛張可以度數得也然不知所以然而然此力也猶之道也由學而後至焉故也至

貞節堂袁氏鈔本

於發矢復沓方矢復寓枯相屬猶銜弦然此巧也猶之才也非學到而言傳者也夫射一事也而有力巧之殊聖人一道也而有才與道之間非孟子之善譬與夫莊子之善說也烏識其所以為才與道哉此南伯子葵所以有問於女偶也且南者顯而與物交伯者長而為物先葵之自衛而不知所以自衛以其所衛者小也顯而與物交長而為物先去道遠矣然以其知自衛故能問道於女偶然其去道本遠故女偶謂非其人也女者不以外傷內致柔而守靜者也偶者曲而全者也體道之微者也卜者未嘗求物而不

能絕物之求吉凶憂樂不自我而吉凶憂樂之兆不能不因物而應梁倚則任物庇下而為物之所倚者也是其所以用天下者也故為聖人之才出而用天下則其為物也太多故將以窅然藏於聖人之道必以外天下為先而終後之以不生不死也

莊子論四

莊子之為書既已小天地遺萬物薄堯舜累周孔其於掃除名教之迹蕩然無餘矣以謂吾之所言則近乎弁實有著虛空茫然無町畦泊然絕物者於此而無述焉則天下後世幾何而不驚且惑也故終之以

貞節堂袁氏鈔本

天下之篇而道術之所以辨也其曰古之道術有在是者墨翟禽滑釐之枯槁也古之道術有在是者宋鉅尹文之救世也古之道術有在是者彭蒙田名御之去已也古之道術有在是者關尹老聃之博大也古之道術有在是者莊周之寂寞變化也五者小大不同其為一偏一也老莊之道既自立於一篇而孔子之道獨不立於其間嗚呼此以見莊子之深知孔氏也非知孔氏也深於道故也孔子之道包是五者施於天下或藏之以神其用或裁之以見於事故迹雖偏於天下人為之微有時而極然關百王貫萬世而

終莫能違之者道備故也此莊子所以不列於道術之一偏也嘗竊譬之水之在天下合而為海放而為江河淮濟行而為百川豬而為陂澤醜而為溝澮道術之在天下亦猶是也海之與溝澮小大有間矣其為水之一偏一也孔子之道水也蒸為雲氣升為雨露以濟以漑以滋以濯蓋取於河海百川陂澮而用之耳矣誰謂莊子非孔氏而絕中道哉

莊子論五

莊子毀仁義毀諸已乎曰蹷蹷踈踈唯攘弃之而天下元同是毀仁義已矣然而曰至義不物至仁無親

貞節堂袁氏鈔本

遠而不可居者義親而不可廣者仁則周蓋未嘗毀仁義也莊子滅禮樂滅諸已乎曰澶漫摘僻唯不用而性情不離是滅禮樂已矣然而曰禮以導行樂以導和禮之意子貢不能知死不歌墨子之所短則周蓋未嘗滅禮樂也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是周絕聖之言也然而以謂神全形全聖人之道也澹然無極衆美從之聖人之德也通於天地推於萬物聖人之心也手撓指顧四方俱至聖人之治也天地之鑒萬物之境聖人之靜也知窮知通臨難不懼聖人之勇也其言如此絕聖矣乎任知則民相盜去知以歸其天

是周弃知之言也然而以謂真人以之為時聖人以之為孽心徹為知知徹為德以恬養知以知養恬其言如此弃知矣乎豈特如是而已也周之書言道而已故其要曰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不可受可得不可見長於上古先於太極或期之於稊稗或極之於昏默是周之所言道也然而曰道不可言言而以非也則周蓋未嘗言道也豈唯未嘗言道哉其言未始有是非也荒唐之言謬悠之說無端倪之辭則莊周之言未嘗是也以危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則莊周之言未嘗非也豈唯未嘗有是非哉

貞節堂表氏鈔本

亦未嘗言也彼其三十篇之書精粗小大靡所不至惠子之所困公孫之所驚其言數萬可謂多矣然而曰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安得忘言之士而與之言則莊周蓋又未嘗言也

北山小集卷第十三終

貞節堂袁氏鈔本

北山小集卷第十四

信安程 俱

論

維摩詰所說經通論八篇

一

文殊師利是根本智維摩詰是不可思議解脫力文殊師利是法爾如然維摩詰是神通妙用佛以二菩薩問答以顯妙用起於根本智然根本智與不可思議解脫神通不離此身六根六用而別有也此所以先言維摩詰身示痛苦又說身無堅速朽深可厭患

而後文殊師利問答即於維摩詰所謂可厭患之身而起不可思議解脫神通如此也故法華經云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以至耳鼻舌身意皆自父母所生之色身而不可思議解脫如彼也以顯根本智中神通妙用皆是法爾如然不可出五蘊十二行中建立然文殊師利與維摩詰合之即是佛故先說如來現大不可思議力以長者子寶積與五百長者子所持七寶蓋合成一蓋覆三千大千世界而山河大地天龍等宮悉於寶蓋中現而寶積等讚歎以為如來神力不共法也諸大乘經中佛將說妙法必先示現神

貞節堂袁氏鈔本

變或瑞光先照徧滿三千大千世界上至天宮下至地獄莫不蒙光解脫或見微塵數佛刹悉皆顯現如此經所說七寶蓋中而皆示現三千大千世界諸天龍神所居宮乾闥婆等及夜叉乃至山河大地等蓋言法無不該無不遍也有一絲毫不至處是佛法界有所不遍有所不遍則是有礙非無礙也又大藏教中常以法喻寶如云寶所寶洲衣裏珠額上珠摩尼寶長者寶藏之類皆以喻法故說法緣起先以長者子寶積也寶積言衆寶猶云一切法也以七寶蓋供養佛而佛合為一蓋言一切法即一法以法寶普覆

一切無所不有無所不遍也不以佛菩薩為說法緣起而以長者子者其俗無異凡聖一如在家猶出家也如長者維摩詰是也長者子寶積既讚歎佛神力已遂問如來佛土清淨而告之以隨其心淨則佛土淨者言種智神通與萬法皆由一心心外無法也而舍利弗以聲聞知見不達是理故疑此土丘陵坑坎荆棘沙礫土石諸山穢惡充滿也佛以足指按地而三千大千世界皆已清淨莊嚴者言迷悟淨穢之反一足指按地傾耳螺髻梵王見清淨法如佛頂相故能以法除舍利弗惑也

貞節堂袁氏鈔本

二

是經所說法真俗聖九淨穢平等不作異觀故在會菩薩自等觀菩薩已下五十菩薩及彌勒文殊五十二菩薩也等觀不等觀不等觀所以為等觀亦去等觀之著也是神通自在必自三昧中起三昧者正定也是所謂神通妙用亦法爾如然故有定自在菩薩法自在菩薩法相菩薩也解脫神通亦是此身先明發現故有光相菩薩光嚴菩薩大嚴菩薩是一切佛聚一切義海故有寶積菩薩辯積菩薩手有拯拔引接之義菩薩常以法寶法印拯拔衆生上至十地

菩薩四果諸天下至地獄畜生餓鬼高下平等一以
法寶法印而拔拯之故有寶手菩薩寶印手菩薩常
舉手菩薩常下手菩薩所言法印如印印文無先無
後無作無二即時具足無有差異字有先後而印時
無先後文有文異而印中無文異然而普遍無礙事
理周圓無作無二諸佛經中所言印者皆此義也常
憐菩薩大悲無量故喜根菩薩喜王菩薩大喜無量
故辨音菩薩常說是法故虛空藏菩薩法無盡故執
寶炬菩薩以法光明破冥闇故寶勇菩薩負荷衆生
無所畏故寶見菩薩無見而見是法見故帝網菩薩

貞節堂袁氏鈔本

明網菩薩法法互融無所礙故無緣觀菩薩不起真
際故惠積菩薩法無量故寶勝菩薩無能勝故天王
菩薩最尊勝故壞魔菩薩摧伏四魔與諸怨賊故電
得菩薩法如幻化故自在王菩薩具不可思議解脫
故功德相嚴菩薩摠持萬行故獅子吼菩薩雷音菩
薩山相擊音菩薩法音無邊故香象菩薩白香象菩
薩具大力故常精進菩薩不休息菩薩度生死海無疲
厭故妙生菩薩念念出生而常寂故華嚴菩薩開敷
佛華大莊嚴故觀世音菩薩具悲智故得大勢至菩
薩具願力故梵網菩薩即煩惱網即清淨網不相留

礙故寶杖菩薩住佛威儀故無勝菩薩無等等故嚴
土菩薩三千大千世界悉皆嚴淨法無不遍故金髻
菩薩珠髻菩薩至法頂故於是終之以彌勒菩薩文
殊師利法王子者如諸菩薩具如是等法即成佛果
彌勒菩薩是一生補處已授佛記者故然不離文殊
師利清淨根本智也如善才童子遍叅善知識已後
見彌勒與文殊是也

三

長者維摩詰既以己身示現有疾因為人說此身無
常無強無力無堅無主無人無我無主無作等及說

貞節堂表氏鈔本

身病根本從癡有愛以有病苦又常為諸人去諸法
病如諸十大弟子與彌勒持世二菩薩嚴光童子長
者子善得皆以謂不堪任詣彼問疾者不惟以其入
深法門辯才無礙為聖賢等之所畏難亦以謂其諸
法病如上所云則不能見維摩詰無諸法病即維摩
詰耳若能不於三界現身意不起滅定而現諸威儀乃
至不斷煩惱而入涅槃如是宴坐如法說法離眾生
垢離我垢離生死前後際斷乃至無說無示無聞無
得如是說法所見色與盲等所聞聲與響等所嗅香
與風等乃至諸觸如智證知諸法如幻相其有施者無

大福無小福不為益不為損如是食人之施於食等
於法等乃至文字性離無有文字於諸法解脫如是
無分別觀知根器以大乘法教化衆生如是為人說
法不以生滅心行說實相法不以二相觀佛國土罪
性福性皆如鏡像在家出家無有功德知如來身即
是法身知一切衆生即菩提相舉足下足皆是道場一
切天魔悉能摧伏以菩提心起四無量以法施會為
大福田若能如是即是維摩詰即是文殊師利如舍
利弗等所有法病是病為維摩詰所訶如彼者不能
見羅摩詰文殊師利也故皆曰我不堪任詣彼問疾

貞節堂表氏鈔本

四

不可思議解脫力一切衆生與諸佛菩薩悉皆本來
具足不出一心六用而能發現所謂神通亦曰光明
但一切衆生以生滅心狹劣心分別心限量心罣礙
心等故有眼為色所礙有耳為聲所礙有舌為語言
諸味所礙有鼻為臭香所礙有身為觸所礙心識為
法所礙故名之曰盲聾愚癡等類然亦常運神通常
放光明未曾間斷諸佛菩薩以廣大心無住心無分
別心無礙心故一心六用皆為不可思議神通亦常
放無量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所謂父母所生眼

悉見三千界以至鼻耳舌身意色聲香味觸法皆為
清淨如來大根本智與不可思議解脫神通之力唯
了諸法空無礙然後有是不可思議解脫神通之力
故云空其室內除外所有及諸侍者無有牀座此所
以能容須彌相世界三萬二千師子座及香積世界
九百萬師子座也言須彌世界者如經所言有解脫
名不可思議者菩薩住是解脫者以須彌之高廣內
芥子中無所增減須彌山王本相如故表是法也故
文殊師利問疾之餘首問維摩詰此室何以空無侍
者維摩詰言諸佛國亦復皆空又問以何為空答曰

貞節堂袁氏鈔本

以空空又問空何用空答曰以無分別空故空又問
空可分別耶答曰分別亦空又問空當於何求答曰
當於六十二見中求以至六十二見當於諸佛解脫
中求諸佛解脫當於衆生心行中求以明空非分別
不捨有而求空了則煩惱即菩提迷則菩提即煩惱
也明清淨如來大根本智與不可思議解脫即此示
病之一心六用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而無分別者也
以至右掌持諸天大衆諸如來所又不起與座以右
手斷取妙喜世界置於此土皆以空無礙故故曰室
空不起真際故故曰不起于座此不可以生滅礙心

分別妄見而知者也

五

文殊師利從佛所來見維摩詰即是清淨法身根本
本智而起不可思議解脫神通皆不來而來不見而
見不來而來豈有來相不見而見豈有見相若來已
更不來是實無來來無所從故若去已更不去是實
無去去無所至故所可見者更不可見擬議即差故
自文殊師利初詣維摩詰問答凡十段義一文殊問
病所因起二文殊問病何以空無侍者三文殊問病
為何等相四舍利弗念欲牀座維摩詰答以須彌相

自衛堂表氏鈔本

國師子之座納於室中五文殊問云何觀察衆生六
文殊問生死為菩薩當何所依七天女與舍利弗問
答八文殊問通達佛道九維摩詰問文殊何等為如
來種十普現色身菩薩問維摩詰親戚眷屬等為何
所在舉要而言一切解脫神通摠持萬行大慈大悲
及一切衆生塵勞煩惱皆依清淨法身根本智而立
故維摩詰即於父母所生之身示現有疾又即於此
身而現種種不可思議解脫以見菩提煩惱無二性
故示現有疾非有疾也如佛菩薩為度衆生出入生
死海遊戲五道雖實無生死無我無造亦無受者而

示有輪迴苦樂等受也然從癡有受則有輪回故曰
從癡有受則我病生又曰從有攀緣則為病本又曰
身孰為本欲貪為本欲貪孰為本虛妄分別為本虛
妄分別孰為本顛倒想為本顛倒想孰為本以無住
為本無住則無本唯其顛倒虛妄貪欲為本此眾生
所以輪回不息出入苦海者也唯其顛倒以無住為
本無住則無本此所以即煩惱海即菩提也知無住
本立一切法則於住死畏中得無所畏矣諸佛菩提
從智起悲濟度群品有一眾生不滅度者是佛菩薩
終不取涅槃不捨生死也故曰一切眾生病是故我

貞節堂袁氏鈔本

病眾生不病則我病滅也然無量煩惱大菩提海惟
一空法此維摩詰所以示有家居眷屬而一室之內
空無牀座亦無侍者也答文殊之問又所以言諸佛
國土亦復皆空也然所謂空者非捨諸有而別有空
也故曰空當於何求當於六十二見中求六十二見
當於何求當於諸佛解脫中求諸佛解脫當於何求
於一切眾生心行中求蓋空匪他求不離六十二見
而空存焉六十二見是諸過患然不離諸佛解脫中
諸佛解脫超過一切礙無礙境然不離眾生心行中
也故寶積經說文殊以神力令舍利弗與魔波旬作

如來身問答妙義舍利弗問菩提當何處求波旬答曰從身見根本求於菩提無明有愛求於菩提顛倒起結求於菩提障身覆蓋求於菩提亦是義也大般若經曼殊室利分云一切法空說為法界即此法界說為菩提法界菩提俱離性相由斯故說一切法空又云無上菩提即五無間彼五無見即此菩提又諸法無行經云文殊說言一切衆生皆得菩提是名不動相一切衆生皆成就一切智慧是名不動相一切衆生皆是道場是名不動相乃至一切諸佛成就貪欲是名不動相一切諸佛成就瞋恚是名不動相乃

貞節堂袁氏鈔本

至一切諸佛成就邪見是名不動相大抵文殊師利表根本智故其所說法皆徹源底即有即空無二空也煩惱菩提分別空則病亦無形不與身合及與心合非四大亦不離四大也

六

舍利弗未離聲聞未能隨緣赴感無不周遍而常處於菩提之座故作是念當於何坐也東方萬物並作出晦入明之方也而世界名須彌相表不動也東方萬物並作之方而世界名須彌者動而常寂也佛曰須彌燈王者寂而常照也以彼菩提之座入於空無

所有之空故無去來相亦無礙無礙也宜乎新發意菩薩及大弟子不能升也為須彌燈王作禮乃得升者一念與須彌燈王相應是即須彌燈王已矣維摩詰因為大衆說不可思議解脫法門者以見於根本智起神通也不可思議皆若此也諸佛菩薩從智起悲示病示苦出入生死以度衆生疑若照照住相之仁然於是文殊問云何觀於衆生而維摩詰以謂觀衆生如水中月如鏡中像如熱時鼓如呼聲響如空中雲如水聚沫乃至如石女化人也不取於相無作無受無人無我是乃所以為大悲而繼之以四無量

貞節堂袁氏鈔本

也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莊周曰大仁不仁又曰虎狼仁也聖賢之語豈有二義哉觀佛菩薩說一乘法必有女人以為緣起故法華經說龍女七歲文殊度之於衆會前化為男子即往南方成佛而華嚴經婆須密多天主光女慈行童女乃至城神衣神林神等皆以女人身善財見之得解脫門又如無垢施經所說無垢施女月上女經所說月上女皆辨才神通與大弟子往復論辯訶毀小乘說微妙法親授佛記維摩詰室中所化天女亦猶是也其義有五一者示平等法無男女相二者法無淨穢三者示世

北山集
俗諦即出世諦四者一念之間即三阿僧祇劫無延
促相五者一切諸法皆如幻化如維摩詰示居士身
天女乃其眷屬然而真俗無二世出世一如也散諸
天華者以表在欲行禪了無罣礙諸大弟子以有礙
心華者不墮以譬畏生死者色聲香味觸法得其便
也吾止此室十有二年初不聞說聲聞辟支佛法但
聞善提大慈大悲不可思議諸佛之法又云我從十
二年來求女人相了不可得者言大般苦海不離十
二有海也以維摩詰空無所有之室自然常現八未
曾有難得之法也於是文殊又問維摩詰言菩薩云

貞節堂表氏鈔本

何通達佛道而維摩詰以謂若菩薩行於非道是為
通達佛道也又問何等為如來種而維摩詰以謂無
明有愛貪患癡等乃至一切煩惱為如來種也此皆
明不離煩惱而入涅槃不捨道法而現凡夫事也普
現色身菩薩者亦明於一切色相而常普現不思議
法也問維摩詰以妻子親戚眷屬等為何所在而維
摩詰告之言明皆即有而空即空而有也曰母曰父
曰妻曰男曰女以至舍宅園林車馬衣服財寶牀坐
等種種名字即空而有也然所謂父母妻子以至牀
坐者乃智度方便法喜慈悲以至無漏覺意慙愧深

心而已是即有而空也故曰火中生蓮華是可謂希
有在欲而行禪希有亦如是夫人終日起居動作之
間視聽語默之際無非欲也而其行也常禪故以喻
火中生蓮也

七

生滅為二我我所為二受不受為二垢淨為二是動
是念為二一相無相為二菩薩心聲聞法為二善不
善為二罪福為二有漏無漏為二有為無為為二世
間出世間為二生死涅槃為二盡不盡為二我無我
為二明無明為二色色空為二四種異空種異為二

貞節堂袁氏鈔本

眼色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意法為二忍辱持戒精進
禪定般若布施回向一切智為二是空是無相是無
作為二佛法眾為二身身滅為二身口意業為二福
行罪行不動行為二從我起為二有所得相為二闇
與明為二樂涅槃不樂世間為二正道邪道為二實
不實為二凡是二者皆為諍論皆為戲論皆為邊見
皆為偏計皆為執著而不二法中無生無滅無我無
人無受無不受無垢無淨無動無寂無有相無無相
無聖無凡無善無惡無罪無福無有漏無無漏無有
為無無為無世間無出世間無生死無涅槃無盡無

不盡無我無我無明無明無色無空無同無異
無根無塵無六波羅密無一切智無空無不空無相
無無相無作無不作無佛無法無衆無身無身滅無
身口意業無動無不動無識無不識無得無不得無
闇無明無樂無厭無正無邪無實無不實彼諸菩薩
各以如是所入不二法門而樂說之然此三十菩薩
之所言者言而已矣故文殊師利以謂於一切法無
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為入不二法門也文
殊師利雖如是言然畢竟只是言說於是問維摩詰
而維摩詰默然而已是義方圓按大藏中維摩經凡

貞節堂袁氏鈔本

有三譯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今行於世者是
也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維摩詰經唐三藏玄奘譯
說無垢稱經而支謙所譯至文殊師利說無言無說
等為不二法門於此遂已更無後段維摩詰默然者
彼意豈以為重複耶

八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云非一切刹土有言說言說者
是作耳或有佛刹瞻視顯法或有作相或有揚眉或
有動睛或笑或欠或聲歎或念刹土或動搖如瞻視
及香積世界普賢如來國土但以瞻視令諸菩薩得

無生法忍及諸勝三昧又云見此世界蚊蚋蟲蟻是
等衆生無有言說而各辦事文殊師利既以無言無
說無示無識為入不二法門而維摩詰默然無言已
於是示諸菩薩及大弟子以衆香國神通解脫殊特
之事彼衆香國香積如來無文字說但以衆香令諸
天人得入律行菩薩聞斯妙香即獲一切德藏三昧
以表五蘊六根即般若海一一觸受皆具圓通皆得
入佛智慧也如香積世界但以鼻觸而證菩提則知
一切悟門不必皆從言說文字而觸脫也以至一切蠢
動不必有言說而能辦事也應坐時坐應食時食以

貞節堂表氏鈔本

表與一切衆生了無差別也遣化菩薩致敬香積如
來者以表一切解脫神通皆如幻化也衆香菩薩問
釋迦牟尼如來於此娑婆世界以何說法而維摩詰
告以佛以剛強之語調伏之言度脫衆生以見如來
隨諸刹土時節因緣以方便力所應化度而化度之
雖有言就不離文字令得解脫也故釋迦如來曰或
有佛土以佛光明而作佛事有以諸菩薩而作佛事
有以佛所化人而作佛事有以菩提樹而作佛事有
以衣服卧具而作佛事有以飯食而作佛事有以園
林臺觀而作佛事有以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而作

佛事有以佛身而作佛事有以虛空而作佛事衆生應以化緣得入律行有夢幻影響鏡中像水中月熱時敲如是等喻而作佛事有以音聲語有文字而作佛事或有清淨佛土寂寞無言無說無示無識無作無為而作佛事又曰諸佛威儀進止諸所施為無非佛事又曰有此四魔八萬四千諸煩惱門而諸衆生為之疲勞諸佛即以此法而作佛事此皆如來與大菩薩慈悲方便真實諦也又維摩詰為衆香菩薩言娑婆世界有十事善法諸餘淨土之所無有以言五濁惡世十二有支煩惱苦海乃是無上菩提大般若

貞齋堂袁氏鈔本

海也彼諸淨土無一闡提及三惡道譬之高原陸地不生蓮華必於淤泥乃能生植故云諸餘淨土之所無有也起根本智現大神通說無上法已於是攝用歸體故與文殊同往詣佛也釋迦牟尼如來為諸如來衆既說妙法衆香菩薩九百萬衆皆還彼國是佛世尊與大菩薩及長者維摩詰以智惠神通作佛事已於是佛問維摩詰為以何等觀如來維摩詰言如自觀身實相觀佛亦然以至不可以一切言說分別顯示以見真俗無二凡聖平等根本智解脫神通同一法身也雖從根本智示現神通說諸妙法然常不

北山集
起真際湛然不動也故於是舍利弗問維摩詰汝於何沒而來生此而維摩詰告以無生死雖然佛蓋知之以謂有國名妙喜佛號無動是維摩詰於彼國沒而來生此也既無沒生而云無動國沒而來生此者無動乃所以無沒生也梵語阿閼華言不動無動佛國者表維摩詰雖現神通而說諸妙法不起真際湛然不動也故雖以右手斷取妙喜國鐵圍山川至梵天等宮城邑聚落上至迦吒尼天下至水際入此世界而不起于座也此無動世界所以擲過三千大千世界出入往來無所留礙而無出入往來等相相者

貞節堂袁氏鈔本

也

北山小集卷第十四

